

夏至前后,雨似乎异于往年,变得格外多情,淅淅沥沥没日没夜断断续续的拉锯,以至于接到去采风的电话时格外优柔。也许雨中的草海会格外的妩媚多娇吧,也需要我们以别样的眼光去发现苗疆的她别致的美。这样一想,心里豁然开朗也就不再寡断,且美其名曰风雨无阻。

实际上我对盘石这个地方的好奇,一直保留了很多年,直到2010年第一次到过之后,好奇才开始被具象化所代替。松桃苗疆秘境神奇瑰丽的自然风光,在盘石这个地方得以完美的展现:响水洞,红石林,黔东南草海等等。当然,如果关注它的人文历史,也可以沿着响水洞九曲蜿蜒的接天梯田的天梯来路,去追寻皇姑城、石柳邓以及南长城、屯堡的过往留在盘石民间鲜活的化石样本。

大兴和盘石,不仅在行政上,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它们也是牢不可分的一个整体——隆起的腊尔山台地始终将这两个乡镇的地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冒雨从大兴往盘石方向行进到黄连,40余公里路程海拔从约600-700米缓慢抬升到800米左右。其实采风的大部队是从松桃县城出发,出了松桃城就到响水洞脚下,会更直观的体验海拔立体的突然变化。抬头可见的黄连就在头顶,山势巍峨,高耸云天,响水洞的水瀑高悬半天外,有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既视感,爬坡的车程是需要十几分钟才能抵达的存在。

抬升的海拔在黄连并不是代表苗疆的高度。从黄连到盘石,从盘石到黔东南草海或红石林景区的行程,仍然是在山间低洼之地行进,因为无论是黔东南草海还是红石林,他们的所在是腊尔山台地之麓,高度从800米陡然抬高到1300米,那才是天苍苍野茫茫呈现出让人无限神往的苗疆胜景。

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抵达目的地,看着斜风细雨下似曾相识的风景,采风同行者讨论的话题飘过耳旁,脑海里止不住出现第一次登临黔东南草海的画面,像飞机轰鸣迅速把我的思绪拉回记忆深处。

黔东南草海的核心区是被山脊缓坡连接几个山头组成的高山草甸。在如丝般细雨织就的天幕下,能遮住眼线的山顶隐隐约约不知被雨幕还是白雾笼罩,碧草覆盖的山脊缓坡呈现或浓或淡的优美曲线,转动的风车巨大的叶片,时隐时现,犹抱琵琶半遮面,仿佛一半来自天外,一半来自人间,一半来自现实,一半来自秘境。

我高中时代去松桃走的凉亭坳老路,因山高路险已改成了经长坪走黄连的新国道。每次经过黄连,我总是乐此不疲看天梯的万千气象,并对黄连后面那些地远镜头里凸起的光秃秃山峰充满好奇。沿着从往黄连往巴茅方向的公路,爬上那些给我留下好奇印象的山峰,却已是发生在30年之后的2010年前后的事了。

那个年代我在家乡养黑山羊不久,为了找寻两头好的种公羊,我带着的一个兄弟,动用了他的皮卡才得以成行。

2010年的前一年,松桃整合资金7100万元,全力打造“黔东南草海”,建成高标准人工草场2.3万亩。其时恰逢国家实施北牧南移战略,国家资金和私人资本涌入松桃,盘石无疑用自己的行动接住了这波泼天富贵,成为跨界发展资本和国家政策匹配资金的投资热土,从全国各地采购来的不同品种的种牛、种羊、种兔……纷纷在草海扎根落户,发展的声势把盘石这个偏僻的乡镇,仿佛一夜之间在黔东南奏响了脱贫致富进行曲。

原来的荒山草坡,变成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牛羊跑”的水肥草绿的草海。据官方的统计,那时依托草场建成的圈舍有2.25万平方米,投放种羊15380只,建成黑山羊繁育基地3个,白山羊繁育基地1个,努比亚种羊扩繁场2个。肉牛养殖场2个,牛1250头、种兔5680只、野猪865头、肉鹅2300只、山鸡8800只,发展农户650户。吸引外出务工人员5800人回乡创业、就业。

记忆里我和堂弟到达黔东南草海是在春意盎然的五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那时候我也没有前述所写的整体大局观,仅凭自己和堂弟的直观感受来评判好恶。上山处有一座我和堂弟并不感兴趣的大型肉兔养殖场,站在那里抬头望山上,山坡上成群牛羊像天上的白云一样飘过,看得人心花怒放。堂弟开车的速度非常契合我那时的心境,加大油门在陡峭之字形上坡路上迂回曲折前进。

那些在眼前突然抬升隆起的山坡,在地坪沼泽地绘就的起伏意境,有一种观水墨画的舒适感。要是把响水洞脚下山间坝子比喻为松桃的水乡江南,黔东南草海则当之无愧成为松桃的青藏高原。

时间回溯到2019年3月的黔东南草海,现在的核心区位置游客接待处,当年还是一座大型的山羊养殖场。一下车,第一期安

# 梵净山 周末

## 报告文学·雨中的风情和21℃的风

杨昌岸



装的风力发电机所在的山头以及那个方向的山坡间,也建有两三处养殖场,有的养黄牛,有的养白山羊,也有和我一样的养黑山羊。冬天刚过去不久,正是牛羊跑山闹青的季节,又正逢下午,可以在野外更好观察羊的健康状况。在后来安装风力发电机侧山山坳的那家养殖场,大老远就看见一群瘦骨嶙峋的羊,堂弟小声提醒我:“莫走过去看,感觉那群羊不太健康。”

在这次采风表演场地上,那天我和堂弟遇到的是一个抱着一只黑色小羊羔的女子。表明来意,问她家的羊在哪,说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种公羊。那个女子就抱着那只小羊羔,在前面带路。前两天才下过绵绵细雨,她穿着的雨鞋粘着厚厚的一层泥,踩在草地上不太稳,时不时要滑一下。原来她家的羊已经回羊圈了,几只正在育婴的母羊被关在一旁的育婴房里,其中一只母羊正在哺乳,两只小羊尾巴急速地甩动,身子随着吸吮的吐纳一耸一耸地拱动着。她放下那只小羊羔,转身带我们到羊圈里去参观。她养的是黑山羊,在我和堂弟看来,还是达不到我们对种羊的期望:羊毛色粘不拉卡,还有些羊像感冒了,羊圈里的咳声此起彼伏,也不知是护理不到位还是尚处于对环境的应激期。她推荐的种公羊,应该是她引种过来的,年龄偏老。估计她和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抱有同样的念头,想置换种公羊,但彼此都没有说破。

这个疑惑还是在波尔山羊繁育基地得到的答案。波尔山羊繁育基地的位置就在堂弟停车的地方,也就是现在我们采风团落脚处的游客接待处,我们在这里聊天,兼品尝特色美食野外烤全羊。而15年前来的那时期,接待我和堂弟的是该养殖场的老板。他自称再经理,一个精明干练的中年人,养殖的品种却是波尔山羊。再经理讲话有水平,有见地。他说这个地方太高,又冷,外面引来的品种,水土不服,很难适应这里的高寒环境,加上有些管理技术不规范,要想走出最初热情投资高峰后的落差,存在认知盲区,也有现实的困难,只有提高技术含量和一定的养殖经验积累。虽说想技术丰富是创业的动机,只有冲破建圈舍有草坪就能养好羊的传统认知,才能在适应期的低谷里觅见生机,看见希望。

拜服于他的理论,却败于他推荐给我的种公羊。并不是我爱挑剔,而是他推荐给我的种公羊,一头品种是努比亚,另一头的品种是萨能,都是优良品种。据堂弟估计是去年底才生下来的半大公羊,充其量年龄半年,尚未成年,报价不菲。而我嫌价格过于昂贵,便推说想买两头成年的,再经理也干脆的表示爱莫能助,成年的种公羊只能满足他自己二三百来头的母羊的需要,还没有出售的打算,只能说抱歉。

堂弟对草海一带非常熟悉,于是避开来路直接往山的另外一边公路开车下山。路边山脚有一家现代化的努比亚种羊扩繁场,我和堂弟与该养殖场的门卫沟通被拒绝入内。正在遗憾准备离开时,不经意抬头一看后面的山头起火了。

春初虽说白天一天长于一天,但山间下午5点过钟却已接近傍晚。堂弟和我显然对山火一无所知,满心焦灼地看着火线迅速地在山上蔓延,于心不甘,连忙大声喊养殖场的门卫看,说山上起火了,要不要报警。

那个门卫抬起头仰望着巨大的山体上越来越大的火势,说不必大惊小怪,春天来了,草场也该换新了。

准备好雨具,牵上小女的手,抬头看向雨雾弥漫的山巅,上一次没有时间没有闲,这次准备要在雨中攻克全境。

在雨中拾级而上的阶梯,像天梯一样

笔直,却与响水洞以梯田构建的江南婉约风格的梯田形成强烈的对比,与草海的开阔、雄浑的奔放格局浑然一体,大巧不工,不需要任何技巧和装饰来渲染,直上直下的过程,就是人间和天上的分割点。哪怕成群结队,也会让人感到是在孤独的攀登,旁若无人地飞升。

但第一次到访的记忆,却依然占据和左右了我全部的意志。

我和堂弟既惊异于映红了半边天的山火,也惊异于那个养殖场门卫处乱不惊的无动于衷。原来对我们拒之千里之外的门卫,因于讨论山火话题,关系开始慢慢融洽起来,我们才知道这边的山头原来在扩建草场,建设指挥部已下发了通知,才后知后觉。同时,通过门卫介绍,也知道了被拒的原因:努比亚山羊因为是人工授精育种,第一批羔羊还没有足月,下半年才对外销售,目前时机没有成熟,尚未对外开放。

火势越来越大,抬头再看半山上的火线已包围整个山头。山上大风,已听得见山火借着风势发出“豁喇喇”颇具威势的火候之声,响彻山谷。堂弟和我谁也没有提起还要赶几十公里才能归家的话题,也许是山火造成的景象,吸引了差不多同龄的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过山火燃烧的景象了,所以善谈的堂弟在看山火的过程中,开始讲起一些他小时候看到山火的故事,也让我有如身临其境般的意味。已经有些燃烧过的草木灰,仿佛从天际飘落下来。

继而回过头来,眼前的景象却像坐在过山车上般的惊险了。山间湿气结晶成雾,一些长着翅膀,有着蜻蜓一样身子,但头上多了一对细长触角的蜉蝣,在那些水雾结晶和飘落的草木灰间,振动着长长的亮闪闪的翅膀,往山火的方向展翅飞舞。它们的翅膀没有蜻蜓那般轻盈,仿佛翅膀也被水雾浸透,显得笨拙且难以承受自身的体重一般,速度以刚好飞起又感觉到吃力的样子,所以翅膀扇动的频率,也显得有些迟钝,与蜻蜓刚健轻盈有鲜明的区别。但它们的数量,却是像水雾晶体里的黑色精灵,密密麻麻地越聚越多,形成一个迅速螺旋转动不停扩张变大的空洞一般。

堂弟一直在农村生活,对山鸟有着与生俱来的辨识能力。我们的目光随着飞鸟的身影起落,堂弟既像是对我,也像是对自言自语的说,这些鸟是叭叭雀。见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表情,他又以一种调皮的语调调侃翻译成书面的语言,就是八哥。

山上的火线已经变成两条火龙,一条往山顶上盘旋,一条朝山腰以下龙跃于渊,中间过火的开阔地越来越宽,像一条束着山体的腰带,不断地改变着山体上的颜色和形状。堂弟说,要是再过上半个月来看的话,这里又将是嫩草满山,碧绿通透,是牛羊最爱了。

堂弟的圆脸上映着山火的红色,在他那山上下不停脱落的语境里,另一个奇异的景象也在隐隐约约积蓄着扩张的力量。山间低洼之地里那些冒出的水汽,宛若被施了魔法一样笔直的从地里长了出来,一丝丝的有了灵气不停地往上生长,像一颗颗的晶体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线穿成水晶的链子,风一吹将它们打碎,便有叮叮铃铃的声音不绝于耳。接下来又汇合成一团团的白色水雾弥漫开来,形成了雾团,一些更细小的微粒,在山火的映照下,像红色的精灵在无规则的上升、下降、平移、明灭。在神秘空旷的山间,仿佛平白无故隐藏着一个异常活跃的超导大型粒子场。

堂弟和我一样不知不觉地闭口不再说话。头顶上的山火照亮了整个山谷,宛若替下山的太阳继续恩赐着这片土地。夜鸟对蜉蝣空洞的猎杀也还在继续。它们在铺天盖地的蜉蝣空洞里已经杀红了眼,也像在旋涡的空洞里有了缺氧的感觉,会笔直的

冲上空洞的顶端去呼吸新鲜空气一样。遇到这种没有抵抗的杀戮,夜鸟也由最初的生理需求,转变到享受追逐过程产生的兴奋快乐,追逐着享受着这不可复制的稍纵即逝的美食大餐。

当我们置身于超导大型粒子场中时,那些微粒的晶体对我们并没有产生任何的伤害和冲击,相反,还为我们屏蔽了所有的神奇的景象。山上火龙的威势只有火候的声音传过来,声音却像被水浸润了,柔软了,夹杂着沉闷的调子。虫子的空洞也瞬间无影无踪,夜鸟也不知是大快朵颐之后是夜遁了,还是吃饱喝足后飞不动了,也许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夜鸟是被飞着费力的蜉蝣空洞吞噬了。

驶出山谷也是爬坡的一段路,爬到山顶才脱离山谷,天已尽墨,却红光映照。山顶的风很大,气温也低,天空有星星在闪耀。山顶的路边停着夜行的几辆小车,车上的行人都站在路边眺望。堂弟停车,我们不约而同下车,和那些行人站在一起,往面临山谷的一面看去。

那个夜晚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我毕生难忘。

在山谷里已被雾气屏蔽的山火,正一览无余明明白白的展示在眼前。山谷中云蒸霞蔚,被山火映照仿佛正在夕阳中翻卷着绚丽的火烧云。那起火的山头,像突出于海平面的一座活火山一般,在夜空里熊熊燃烧着。那火势随风摇摆,好像山在火中痛苦的战栗,挣扎,也像一只正在涅槃的凤凰浴火,渡着重生前的劫。

火线在山顶合流,杂草被燃烧的烈焰席卷,直冲云霄,却也在须臾之间,所有的海市蜃楼般幻象又归于夜的沉寂黑暗。此后好些年,第一次造访黔东南草海,一直是我和堂弟见面后永不疲倦的谈话。

四 天梯的尽头也是缓坡的绝顶。山顶上是一座亭子,可以用来遮阳避雨。站在亭子里,也是站在雨里。山顶上风裹挟着雨呼啸而来,我们分明可以看见,山下的雨是从天上往地下的落,而亭子里的雨是横向的扫。

小女挣脱了我牵着她的大手,这里看看,那里也看看。大家的热情丝毫不受影响,该聊的,三三两两的聊着,想看的,雨和水汽充盈着四边寥廓的旷野,打扮得像个绰绰约约的仙子。要打卡的,便摆好造型迎接手机镜头的定格。

差不多是微信诞生一年之后,我才开始下载和使用。黔东南草海在我和堂弟的谈话的那些年里,我因为养殖的失败远离它,但也偶尔有从朋友圈里看到黔东南草海的信息。特别是2019年装上风力发电机之后,隔三差五就有朋友到大风车下,或者带着帐篷在草坪上露营,或者带着孩子去草海周末放风筝,又或者一家子在清风习习的清晨,看冉冉红日刻画草海轮廓的光迹,黄昏时分极目远眺落日熔金涂染草海的灿烂过程……拍成照片或视频发到朋友圈,那些唯美恍若梦幻的图景,让我想起诗和远方,也想起自己和黔东南草海的关联过往,想起没有买到种羊的遗憾,想起和堂弟邂逅的奇幻瑰丽的景象……

但我知道,第一次去草海的经历是那个时代的剧烈发展变化的一个部分,具有偶然的不可复制的原因,要想重拾那些记忆没有问题,若想再来一次邂逅却已是缘木求鱼的绝唱。

现在,这些过往已自动生成黔东南草海不同侧面不同风格的景致。

五 站在亭子下,亭子在山顶,看周遭万山,宛若万山皆聚于一身。抬首望天,又仿佛借苍穹为城郭,浩宇鸿蒙,寥寥星河,万里河山!

初建草海的动因为石漠化治理,通过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持续发力取得的成果,过程艰辛,却没有那么浪漫美好文学范,却成为松桃试图将天堂建立在苗疆盘石的伟大壮举之一。——题记

我在雨里,仿佛看见那不能挡风,也不能避雨的亭子,有人用其来安放日复一日的奔波,让日子渐渐归于平淡:晨起暮落,早出晚归。有人用来平安在谋生路上的波折,不丢热爱,不失方向,即便在这样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仍可以活出诗意与从容。有人用来寻找在人间柴米油盐的烟火气息,依然有趣、有爱。还有人用来忘却过去,忘记烦恼,理顺理想和期待。

在这里,你可以把它看成凡人的登仙台。所以,在雨里,分明可以看见,山下的雨是从上往下的落,亭子里的雨是横向的扫,像尘世的烦恼拖着长长的影子,像上苍手里挥舞的鞭子,将你要出世的惊慌,害怕,恐惧,厉害,烦恼,情绪,孤苦,孤独,算计,勾心斗角,利益算计,隔阂,不睦,癫狂,发疯,伤害,屈辱,自大,骄傲,混乱,规则,无序,一鞭一鞭抽离你的身子,那来自天外的力量,避无可避,藏无处藏,抛无可抛,随风而来,随雨而去。那些地上,满是舍弃看不见的负面情绪。

在这里,你还可以把它想象成仙人的人世之门。人世的身后,空旷,神秘,浩瀚,鸿蒙,仙气,透明,碧蓝的天……人的身前,碧绿的草,啃食青草的牛羊,飞翔的飞鸟空中的剪影,遥远的天际线,四下苗疆村寨的红尘清寂与繁华,清晰而又纤毫毕现,混沌而又弥蒙。

所以雨天的登临,是苍天在黔东南草海给每一个旅人展示真理的另一个层面,他引导着你去体验,去呼喊,去低吟,去领会,去禅悟,去释放,去舍弃,去得到,去安魂,去启迪,去思考,去逃避,去接触,去呼吸,去唱歌,去写诗,去哭泣,去热闹,去孤独,去清高,去低微,去拍照,去打卡,去草海自然,去沐浴雨露,去涤荡心灵,去领悟自然,领悟快乐,领悟雨中的风情,领悟登高的博大,领悟境界的变化,领悟人生的意义,领悟爱和每一——山头上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凤车,每一转即是一个轮回,他忠实的记录着,浪漫而又自由的灵魂,隽永或轻盈,泰山或鸿毛。

把我从冥想状态拉回现实的,不是跑到我身边的小女孩寻找冷,而是一直随大部队一同到达的县花鼓协会会员的花鼓技技。那让人眼花的花鼓15棒,带着远古冲锋越阵号令的基因让人心潮澎湃,豪气干云,那带着遥远故乡乡愁旋律的芦笙独奏和苗疆原生音乐二重唱,却有让人心生欢喜的小确幸。

把我从冥想状态拉回现实的,不止有花鼓芦笙的欢歌,还有在贵州爆红的黔东南鬼才团歌手的献唱。雨一直在下,丝毫也没没不了他们在草坪上放歌的热情,大家撑开雨伞,披上雨衣,在风刀雨剑的黔东南草海之上,在天穹穹庐的旷野之地围成一个团,跟着歌手的旋律唱呀唱,跳跳跳,拍拍拍。于是,我们2025年春天在那个1300米海拔上的采风,仿佛捕来了夏夜21℃的风。后来黔东南草海每天夜晚的音乐会,就像收集到了腊尔山台地灵脉发出的灵气,也用本土音乐人吸引了远远近近前去捕风的人群,仿佛是响彻神秘苗疆越来越响的回音。

六 回到大兴家里的某天早晨,小女一醒来即兴高采烈跑到我忙碌的身前,她小脸上透着一丝神秘:“爸爸,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蜻蜓,巴在黔东南草海那个大风车的一片叶子上。那片叶子不停地转动,一会而把我送上云端,一会儿冲向草坪。我想抓一巴掌的云团带下来给你看,一松手被风车的叶子甩了下来,好痛,就把自己哭醒了。”

“爸爸想看看,你给我抓来的云团。”她一脸认真的伸出自己小手,打开手掌。在一刹那,我仿佛看见,有一缕黔东南草海上的清风拂过她的手掌。

本期导读 内 在 的 潇 洒 思 版 深 度 阅 读

一 己 心 象 思 版 文 苑 翡 翠

河 滩 闲 聊 耶 路 撒 冷 的 春 思 版 文 艺 长 廊

漫 漫 闻 涛 路 人 文 兴 隆

住房公积金 铜仁住房公积 服务热线:0856-12329 铜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我爱我家 和谐城管 服务热线:0856-8162019 铜仁市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